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_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_臣邵士洙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九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莆田劉氏家世學派

彭從吾先生曰莆壤土褊小至宋始成郡而文獻特

盛忠惠

蔡襄文節林光朝

正獻

陳俊卿

三五公為之冠冕最

後後村劉先生起而繼之文章流布事業兼備論者

謂三五公而下一人而已蓋劉自著作夙正字朔二

先生師事文節公道同行偕齊名乾淳間蔚然為文

章家著作之子吏部侍郎

正彌

與羣從又皆以行義名

世吏部之子則後村先生資稟既異濡染亦深壯而益學以至於成加以壽數之高位遇之顯遂以文事紹先聞於天下當世大儒真文忠公辟帥參且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於朝晚乃薦歷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年八十三而沒

著作劉賓之先生風

劉夙字賓之莆田人與弟朔師事林艾軒得其傳紹興二十一年登第歷臨安教授以弟朔為温州司戶迎母就養因乞與温州教授莫沖兩易以便親從之作養人材多所成就陳傅良以諸生見夙賞重之果以文名孝宗即位召除樞密院編脩以親老求去無何兼國史院編脩力辭不就除著作佐郎所對館職策言薦舉之弊曰此執政大臣為惠而不為政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今將告執政大臣

曰子為子厚乎子為執中乎則艱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為子厚執中所不為者矣又上封事曰陛下與曾覲龍大淵輩觴詠倡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乃決嚴法守裁僥倖當自宮掖近侍始所請凡六事丐外除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乾道元年以親老丐祠主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期年政平訟簡郡人祠之曾曾覲副賀金正旦道衢入謁弗納復求去徙溫州禱雨全家淡食八十餘日明年引疾歸率鄉人救荒愬莆

之刺米斛於朝盡蠲之又明年卒是歲王龜齡芮司業
皆先夙卒呂東萊悼以詩云諸老收身盡佳城又到公
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林謙之亦云賓之愛君均於
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真西山書二
公誌銘後云紹興末迄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
處偕如立直木於通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
人慨嘆不已二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云
所著有春秋解義弟朔子彌正彌卽

莆陽文獻
源委

黃氏日抄
道南

真西

山題跋

正字劉復之先生朔

劉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甲科調溫
州司戶叅軍計口受祿以其餘救饑疫飼棄兒孝宗初
立與林光朝同召對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
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且及曾覲
龍大淵罪狀改宣議郎知福清縣以至誠待民聽訟使
兩詞自詣市食掛錢於門會病作請祠歸再召入對時

虞允文贊孝宗恢復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為宜選兵將
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不可憑虛
蹈空過為指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竦然除秘書省正
字以疾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朔與兄賓之皆為時
望所推學者輻輳其門凡性挺特不以色假人朔則濟
以和易至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於
朝盡心於官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著春秋紀年

二子起晦起世

莆陽志

閩書

侍郎劉先生彌正

劉彌正夙之子淳熙八年進士嘉泰初以承議郎知臨川縣入為諸司糧料院時韓侂胄為相兵禍萌芽召使如雨淮議鐵錢實欲付以邊事彌正還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弗從侂胄怒嘉定初為考功郎覆朱子諡議曰諡古也復諡非古也諡法曰諡生於行者也苟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得諡上以公道德可諡下有司議所以諡謹

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採掇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聞與韓愈氏復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噓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於書尊六籍

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
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說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縮以
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
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
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
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
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閒居者四
十餘年山林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

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
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
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
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
墨小技者以為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
以為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跂弛於繩墨者姍以為
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諡
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

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諡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諡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諡諡公謹議終吏部侍郎林侶之建臨川三賢祠于學宮祀黃勉齋文丞相而彌正與焉弟彌邵子

克莊

處士劉習靜先生彌卨

劉彌卨字壽翁素性狷介早孤遺書數厨晨夕抄纂考
論古今斷制義理一以洙泗濂洛為宗嘗質經於陳宓
評史於鄭寅問易於蔡淵郡守楊棟創尊德堂於學宮
以處之及棟提點福建刑獄復論薦於朝未報卒年八
十二彌卨平生為學專務實踐自幼至老確然不移者
有易藁漢考讀書日記諸書學者稱習靜先生子歲寶

慶二年進士歷羅源青田令為政以風俗教化為本

道南

源委 莆

田邑志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克遜

克剛

劉克莊字潛夫夙之孫莆田人嘉定二年以郊恩補將仕郎調靖安簿以宣教郎知建陽縣新考亭祠祀朱范劉魏四賢於學糴賑糶倉二千斛方以邑最聞而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其所詠落梅有朱三鄭五之句以謗訕撫其罪鄭清力為之辨釋得通判潮州改吉州真德

秀辟為帥參且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於朝與祠未
幾漸致從班遂除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右侍郎輪對言
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又
言權臣壞朝綱開邊釁兵驕楮賤貪饕僥倖之俗不可
回諸賢起而當之天人未應願堅凝初意無使邪說淫
奪正論又拳拳於濟王荅川之獄雖復其爵未雪其冤
皆人所難言尋除知漳州嘉熙元年改知袁州坐先言
濟王事為御史蔣峴所劾與方大琛王邁同罷既與祠

擢廣東提舉就升漕攝舶俸給例券皆却不受買田二十畝為南仕歸喪之費淳祐四年除將作監改直華文閣因舊任六年令赴行在奏事道除大府少卿既至面對三劄御劄劉克莊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兼中書舍人史嵩之服闋御筆除職予祠令克莊行詞克莊奏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合有誥詞今臣行嵩之之詞未知為褒為貶論奏不已為殿中侍御史章瑛劾罷尋依舊職

知漳州就除秘閣脩撰福建提刑以便養甫及月丁內
艱方禪除崇政殿說書史館同脩撰時事多內出克莊
言祖宗盛時內降絕少今中外除授不由大臣啟擬求
者與者奉行者習以為常臣竊惜之忤當國意尋除起
居舍人進言愈切力奏不草史宇之答詔除右文殿脩
撰知建寧府改福建轉運使以鄭發疏褫職寢新命提
舉明道宮景定元年賈似道還朝歷遷權工部尚書兼
侍講以年迫堅乞納祿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咸

淳四年特除龍圖閣學士致仕仍舊年八十三卒諡文
定所居後村人因稱為後村先生彭韶祠堂記曰維莆
至宋文獻特盛蔡忠惠林文節陳正獻三五公為冠冕
最後先生起而繼之文章流布事業兼備論者謂三五
公而下一人而已賈似道當國貪收德望以慰人心公
為之出蓋賈蹈蔡氏用龜山之故智云所著有後村前
後續新四集 弟克遜以父任補官調古田令累遷知
邵武軍除劇盜興教化改潮州移泉州以疾奉祠一生

清貧工於詩葉適趙汝談皆稱之 克剛為泉州錄參

真文忠薦知沙縣寶祐二年知惠州清約多才修弊起

廢建豐湖書院祀羅豫章闢四齋以居生徒擇州學博

士兼山長領之并增學舍惠人始知伊洛之學

莆陽文獻閣書

教授劉建翁先生起晦

起世

希仁

劉起晦字建翁擢淳熙五年第知貴溪縣召試秘書省

正字歷益王府教授蔚有時望材行不忝其父而言官

指為偽學劾罷之 弟起世擢慶元二年第南海尉子

希仁 希仁擢嘉定四年第因郊有雷電之異撫七事
應詔尤於人材致意焉又曰論事之臣惟知攻上躬任
事之臣惟知舉權要所言皆廟切貴近時論壯之在仕
途六十年閑散時多所薦士如徐鹿卿皮龍榮等多貴
達而希仁屢以謗退官止中大夫顧每遇遷擢必有論
建身雖屏處猶上箴闕失惓惓忠愛畎畝不忘云

莆陽
文獻

書

閩

備考

黃氏曰抄曰愚觀水心誌陳君墓寂寥歎然今二劉官不為顯文無行於世者而所載言行煒然耀人蓋所誌

諸公貴人皆無及此者故節錄特備

節錄中遺事已錄入本傳此不具錄

又曰劉彌正劉夙子也幼率諸弟勤苦緝故業貧不能得膏火旁嫗夜績者光射公牖輒携書就之後皆中第其在朝丞相陳自强惡其不附已開禧敵入寇遂用公提淮鹽蓋以陷之危地自兵起鹽商不行公盡通鹽利就為運判後為浙漕北使自淮至浙凡送迎之事皆公

裁定為成式其為浙漕也不與內臣相見官至吏部侍郎

真氏西山書二劉公誌銘後曰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為最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為最著作正字二劉同為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歎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文又為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紹興末迄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通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

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偕世之所指為朋者也名儒十
餘人既為一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為一大朋則
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是以增淳熙之盛其功及
於紹熙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
不可勝言者乃知阜陵規摹誠可為萬世法而歐陽子
信為知言也二劉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今
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猷自奮其尚有以成
前人之志云

又書著作春秋講義後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
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
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為據依其論秦穆公以
人從死者晉文公之召王宋襄公之用人於社皆以經
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偽說之亂經著
為論辨自謂時雖不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者曾未二
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
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畧盡於此

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又跋劉彌邵讀書小記曰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嘆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為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為仁後曰為邦舍是無他學也蓋為仁者成己之極而為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邪漢以後學者

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軸號為儒者極摯然以
成已則不足以成人則甚難其亦何貴乎學予屏居八
年呻吟蠹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
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
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
或遺用其病為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為麤淺不知理
即用用即理非渾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
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

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乎故識於末編以待

劉克莊書季父易藁序曰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為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

不相折衷曰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為二書而不可
合天下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
聖說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
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子所
未發議論以疑難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此
季父易藁之所為作也初余為建陽令季父訪余縣齋
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旨由
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義文其篤守師說雖譙天

授袁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妙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棄科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為鄉先生家貧食於學晚舍去併學俸卻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郡博士括蒼俞君來即學為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焉後楊侯使本道又論薦於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昔所卻俸為刊易藁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莆陽方氏家世學派

按莆陽方氏本徽之歟人自廷範先生分支六派以
仁字行相宅於莆之刺桐巷奕葉繁衍曰龍圖公儀
一派即仁岳之後也曰開府公慎言及郎中公慎從
者即仁載之後也二支科名顯仕儒流濟美又有司
理公峻大常公嶠者亦仁字分派遷住於白社淵源
所漸又盛考峻官潤州識程公珦其子道輔先生元
案少與二程同遊得聞伊洛之學至次雲先生翥即
景通先生之曾孫也杜門誦讀不求干進與林公父

軒同學又與鹽官施氏廷先遊最久而廷先之學得之信伯王氏為程門的傳子朱子嘗少年過蒲見林謙之方次雲稱其講說道理極精細為之踴躍鼓動忘寢食焉至嶠之子仲宇學於安定先生尤其最初者也噫方氏一門祖孫父子得聞程胡諸賢之旨厥後次雲先生又與紫陽上下議論至次雲之孫輩禾耒壬與履齋伯謨諸公雲集執經於紫陽之門至忠惠又薰炙于西山鶴山二老是方氏家學自宋初至

季世儒業勲名指不勝屈得於師友傳習考證深矣
述其家世大畧著之篇首

著作方先生儀

方儀其先本歙人至廷範歷知長溪古田長樂三縣居
莆刺桐巷六子皆仕閩王氏仁逸檢校水部員外郎仁
岳秘書少監仁瑞著作郎仁遜大理司直仁載禮部郎
中仁遠秘書正字儀仁岳季子也咸平三年與從子慎
言同登第初興化軍未有學儀伏闕上書乞建軍學立

夫子廟得旨賜地儀入貲助成之復與弟能及慎言奏
請脩三禮堂步廊崇閣及學制之未備者由是莆之學
校日盛歷官大理寺丞遷著作佐郎卒郡學繪其象祀

焉

閩書
陽文獻
莆

提刑方孚若先生信孺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人儀七世孫父崧卿擢隆興元年
進士歷官政績茂著家藏書四萬卷皆手自校讎信孺
少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咸器之以父廕補

番禺尉轉蕭山丞時朝廷悔侂冑啟邊釁金亦厭兵時方議和開禧三年近臣薦信孺為樞密院參謀官使金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古無是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答曰將命出國門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左丞相完顏宗浩反覆辯折不少詘自春至秋三往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攜軍三索歸正等人四諱其

五不敢言侂冑再三問至厲聲詰之徐曰欲得太師頭
耳侂冑大怒奪三秩羈管臨江軍年纔三十歸營居室
巖竇自放於詩酒已而王柟定議增幣函首皆信孺所
持不可者柟歸具言金人每問信孺安在乃起通判肇
慶府峒寇竊發被旨同廖德明措置收捕就命知韶州
至郡即封崇張九齡余靖墓擒赤水峒賊首戮之尋提
點廣東刑獄奏縱不決之獄數千人遷淮東轉運判知
真州即北山匱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

金兵薄儀真守將決水墮以退敵城賴以全山東初內
附信孺請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往開幕以主制客
以重馭輕可以固江北瞰兩河坐責降三秩再奉祠卒

閩省通志
莆陽文獻

郎中方先生龜年

方龜年景祐元年進士與蘇緘齊名仕至屯田郎中所
著有經史解題群書新語卒葬姑蘇子惟深舉進士不
第晚為興化軍王安石最愛其詩精詣警絕謂元白皮

陸有不到處

蒲陽志

提刑方公美先生廷實

方廷實字公美父監紹聖四年與曾從祖旬從子天若
三人同榜官至廣東提舉廷實政和五年賜進士出身
累遷御史臺簡法官秦檜方主和議金使適至廷實疏
言金使以江南詔諭為名或傳陛下欲屈膝受詔夫陛
下縱未能克復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至遽爾貶尊除
監察御史尋以宗正少卿被旨宣諭三京淮北廷實至

京西伏謁陵寢見永昌諸陵皆驚犯而泰陵暴露解衣覆之北還檜預使戒曰幸見上無言及且約以美除廷實曰欺君之事吾不忍為既見為高宗涕泣歷道遂力求補外不許請益力除直徽猷閣提點福建獄至則首請解官贖胡銓罪檜益銜之時海寇竊發廷實謂當以盜禦盜有習歷風濤心懷歸正者即可用之有鄭廣輩故繇此塗得武官廷實不以往事遇之延問方略廣感激自効盜相繼遁去復奏除鋪例免行錢發常平米賑

泉州饑尋改知泉州未上丁內艱歸服闋除廣南東路
提刑有挾檜勢為威福者廷實廉得其實案之章再上
不下遂上章納祿未報卒官廷實負才識善鑒裁平生
薦士如林安宅龔茂良何大圭傳自得林孝澤吳達宋
藻黃濬皆一時之選也工詩律有集行世

莆陽文獻
閣書

朝請方應之先生慎言

方慎言字應之仁載孫儀再從姪咸平三年進士知信
豐蘭谿二縣祥符初以殿中丞擢屯田員外郎仁宗即

位改侍御史屬丁謂得罪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干請書悉焚之人稱長者後請便郡知泉州歲饑大發官廩貸民奏免其丁稅父老感泣生子多以方名歷兩浙轉運使錢塘江決數十里慎言庀工授財疊石立柱以殺潮勢賜璽書褒美改知潭州潭人像祀之入為諫議大夫會擇重臣鎮南越遂以朝請大夫知廣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孫通熙寧六年進士歷官知睦州坐子軫上書論列蔡京謫官以朝請大夫老於家 通子軫

以父任太廟齋郎極論蔡京過惡所疏凡千餘言詔罷父通職勅軫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編管嶺南尋放歸靖康元年與父通復收叙原官後遷鄞縣令貧不能歸寓於慈谿至今子孫繁盛

莆陽文獻通志 閩書

郎中方惟之先生慎從

方慎從字惟之景德二年進士知弋陽導江等縣歷潮漳嘉三州再知漳州改都官郎中以老歸卒慎從所至有德於民在導江時有楠木連理嘉禾九穗之祥璽書

褒異守漳之日適慎言守泉旌麾相望二州榮之及再至漳漳人夾道歡呼曰吾父復來矣

通志

忠惠方德潤先生大琮

方大琮字德潤慎從七世孫也祖萬擢紹興三十年進士大琮以詞賦為開禧元年省試第三人授南劍州學教授為江西轉運司參議官決獄平允改知將樂縣式楊時廬祀八賢於學丁外艱服除知永福縣值兵饑守隘立柵禁港發廩無虛日時延名士講論文義丁內艱

起復累遷太府寺丞歷秘書郎著作郎除右正言疏論天下大勢適理宗不御殿封上之踰月入對復言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在大臣揅其源者在諫臣又以女寵侈費為戒遷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奏乞還魏了翁以重朝廷先是有諫言綱常者竄謫相望及理宗親政大琮敢言復故王爵召用諸老於是言路稍開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劾王邁劉克莊等以大琮為魁傑請置重辟大琮遂罷去予祠尋改集英殿脩撰

知廣州廣東經畧淳祐四年加寶章閣待制進直學士
因舊任大琮在廣五年百度具舉以禮義化人期盡變
其故俗改知隆興府命下卒謚忠惠贈寶謨閣學士依
尚書例致仕大琮內溫和而外方嚴平居抑畏言不出
口至立殿陛爭是非可否雖賁育不能奪祖尚晦翁沾
溉醇馥于真西山魏鶴山而追慕劉元城之為烈與劉
後村同時著述甚謹尺楮片翰刊落陳言辨博雖間不
及後村而粹縝過之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卷子演孫

侍父未嘗跬步離側為政以表勵風俗為急

通志

陽文獻

甫

林貞肅俊撰方忠惠公文集序曰宋自晦翁朱夫子起建安以上集四儒之成四方學士師宗之閩為盛莆又宗之方為盛履齋若水伯謨尤著者也迨尚書忠惠公祖尚真源沾溉醇馥于西山鶴山二大老而追慕元城公為烈鐵庵之號見志也公弱冠擢南宮詞賦第三人祈速化沉鬱下僚者餘三十年亦遺材矣端平初鄭性之當國搜名進士拔致諫垣危言正論選親賢遠聲

色杜佞幸以襄之失蜀之敗為恥荆淮之擾為懼及繳
駁數事尤忠顛所難言公無諱焉申大義以雪濟邸之
冤追罪奸相之彌遠屢言之臨安火又言之為其黨蔣
峴所中予祠鴻禧噫是無遺直者與公終寶章學士廣
東安撫使為治尚風化崇正學表先賢薄官征卹民隱
叅行晦翁家禮社倉諸法利闕人國為之力無阻以故
生有祠歿致薦享舉扶插竹以奠請贈諡而梓行其遺
文皆廣人德公之報也噫是無遺愛者與公歿淳祐丁

未至是二百六十有七年公族孫雪筠良節嗣響家學
大叅廣藩因舊本輯之為若干卷復梓以傳盛舉也公
後村同時人平時著述甚謹尺楮片翰刊落陳言辨博
雖不及後村而粹縝過之命詞運意以心術為根柢氣
節為枝幹義理為華實名賢為標格澄潤豐潔而丰神
自適爭先覩之為快亦名作矣太常諡議謂源流晦翁
徐驗之晦翁及公仕籍俱四十年晦翁在朝不滿四十
日公亦僅一年幾半其出處概自相類甫先正自端明

蔡公謚忠惠繼之亦僅公一人而已端明慶厯四諫溫陵海橋之聲蹟天壤俱敝可也而胤嗣涼落遺文晦蝕逮之今無幾公舊本無恙茲復煥然一新梓行又適在廣是固德門子姓錫類之賢文獻足賴抑公之精神在廣與故民相糾結不渙散以默運之今耶不能不為德名幸也俊鄉閑晚出前哲景行序文大叅之請抑亦俊之責也公諱大琮字德潤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方履之先生大壯

方大壯字履之莆田人少穎悟操筆成章艾軒二劉咸推重之年長不事場屋專心求道朱子至莆大壯舉所學就正日與同志講明自號履齋性至孝執父喪三年不出戶臨沒戒衣冠束帶而逝學者稱履齋先生子東

叔孫澄孫曾孫公權

閩書 莆陽文獻

通判方子約先生符

方符字子約大壯兄子少授學於叔父以鄉試上春官道考亭拜朱文公於精舍留語累夕為作字說第慶元

己未進士文公以書賀大壯云符清苦自勵窮達得喪
惟命之安歷潤衢二州教授知瀏陽縣通判徽州未上

卒

通志 閩書
莆陽文獻

秘書方蒙仲先生澄孫

方澄孫名蒙仲以字行淳祐七年廷對萬言大約欲聚
君子明公論以續國脉強精神又請立涪陵後銅秦檜
子孫竄史嵩之以謝天下擢甲科為邵武軍教授賓禮
耆宿作成俊又置貢士莊秩滿監激賞所酒庫以憂去

入為國子監庫官校藝南宮坐商論去取不能下氣出
通判泉州辟淮西制置司叅議官適元兵渡江治法征
謀悉見咨訪元兵退知邵武軍表倡儒術著女教一書
以崇風化請立樵川書院祠李忠定以廣教學郡最聞
增一秩尋以秘書丞召卒澄孫高才能文有氣節一時
諸賢如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皆與為友初以文字為賈
似道所知及似道相澄孫獨求補外終其身所著有通
鑑表微洞齋集子公權

主簿方立道先生公權

方公權字立道學有淵源尤粹於理以父澄孫廕補將仕郎擢咸淳元年第歷廣州教授太常主簿以歸有氣節宋亡不仕人稱石巖先生著古易義尚書審是

司理方景通先生峻

方峻字景通廷範之後有名衡者與其弟彬始居白社峻衡之子也天聖八年進士為建安簿景祐初試秘書郎福州司理嘉祐中請老分司南京居家聚徒講學榜

所居曰植德堂嘗於舍傍鑿井及泉禱曰願子孫居官
清白如此水初峻官潤州識程大中珣及卒伊川先生
頤為狀其行又托范祖禹為撰神道碑其見重如此弟
嶠子士寧子容元案士寧字彥昌少聰敏強學時方
習尚詩賦士寧推究經史尤工古文詞凡四上鄉書第
慶歷六年進士嘗為劍浦有治績三司使蔡襄薦其才
從而薦者十餘人官至都官郎中子容字南圭皇祐
五年甲科歷守惠州蘇東坡謫惠日相與倡和東坡嘗

為點勘六經及書峻神道碑額官終朝請大夫 子絢
篤學力行好古文辭晚以八行舉辭不就隱於西山草
堂門人稱濯錦先生 孫蘭興官教授以致知慎獨教

學者

莆陽文獻
閣書

推官方道輔先生元家

方元家字道輔元祐六年特科出身官終威武軍節度
推官少與程伊川先生同遊潤學至老書問不絕家藏
伊川手跡十餘紙有比得二書皆有與世背馳求合古

聖賢之語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乎願足下精
心致志期於至而後已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
得其門耳求入其門不繇經乎今之治經者衆矣誦其
言辭解其訓詁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繇經以求道勉
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將不加勉而自不能止矣朱文公書帖後云伊川先
生德盛言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眷眷如此則方公之
賢可知也孫翥

莆陽文獻

閩書

正字方次雲先生翦

方翦字次雲元家之孫金之子

從蒲陽文獻底本

幼孤多所通

解書過目即貫穿下筆有軌語其從兄畧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筭語先生曰次雲才性不出戶十年可移吾書入肝膈矣登紹興八年進士調閩清尉到官未一載歸閉戶十八年盡讀其書無干進意有旨召對除秘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卒於家先生道古非緣章句而終不肯著書有吟寫多出偶然羣處無羈

東有寒蟬野鶴蕭然出俗之度初艾軒幼時喜李白石
曼卿之為人又喜晉人風度不入俗調先生曰此數人
來孔門恐一日着脚不得艾軒遂悟以先生為先聞道
兄事焉蓋龜山之學傳之王信伯信伯傳之鹽官施廷
先先生與廷先居最久而與林艾軒陸子正友善及歸
益與艾軒講明道理以淑後進曾孫耒壬

莆陽志
南源委
閩道

書
陽文獻

縣令方耕道先生耒

弟禾

方耒字耕道莆田人元宋曾孫

閱書莆陽志作仲宇曾孫今從莆陽文獻作元

宋曾孫

少孤苦學其弟于來耒皆自教之家貧奉母典衣

不足繼以鬻田兄弟杜門力學已而見文公于建陽乾

道二年登第調善化尉歷知潭州攸縣邑有茅將軍祠

愚民歲取人子女殺以祭名曰樂神耒始至牒諸保聚

藁於祠中遣吏酹以文而焚之其害遂絕復因文公謁

張南軒南軒深器之謂其可與共死生同禍福後南軒

帥荆南辟耒及游九言為屬曰是二人者能攻吾過耒

感激知己遇事無隱終宣教郎知連江縣 禾字耕叟

亦登文公之門文公告以改過脩己之方莫切於論語

弟子入則孝一章禾佩服之

考亭淵源錄 閩書 莆陽文獻

主簿方若水先生壬

方壬字若水淳熙中遊太學往謁朱文公以進退之說
為請十四年擢第除長泰主簿會文公守漳請壬主學
事壬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文公命屬邑皆倣之
會朱子召還出大學章句付壬俾刻示學者明年龍巖

有蠻卒殺人獄吏逼同行者誣伏漳浦有僧死於佃而鞠驗者皆曰飲鴆壬皆閱實抵罪文公聞之與壬書曰龍巖之行使無罪者不冤有罪者莫逃此非細事秩滿知寧鄉縣未上卒壬性孝友與弟申始終無間家人議析先世田廬既具草壬流涕不忍視而止孫之泰紹定五年第進士見洪文毅天錫交友

縣令方子實先生泳之

方泳之初名芹之字子實莆田人元宋曾孫

莆陽志

亦與

文公遊廬介好學不肯俛仰于世登淳熙第教授衡州改知南豐縣撙節浮費抑罷科斂知巴陵縣撫摩甚至

縣中稱治

閩書
莆陽志

通判方嚴仲先生之泰

方之泰字嚴仲壬之孫

莆陽志

紹定初進士歷英德府教

授用中州法課試陋士變習方大琮為閩漕辟幕府與

洪天錫徐明叔號幕中三賢遷知長溪縣以邑前輩楊

揖楊復及師儒黃幹並祠汰庠序冗職增弟子員蠲民

間取例錢終袁州通判

閩書志

莆陽志

光祿方次山先生嶠

方嶠字次山景祐元年進士初調平陽尉改福州司理
叅軍遷秘書省著作郎知山陽縣移知循州改秘書丞
就遷太常博士知潮州潮與循鄰民熟知其治行不待
教而服兩州皆為立祠而潮以配韓愈累遷屯田員外
郎通判淄濰二州權密州撫循有方密人德之故相龐
籍學士孫沔交薦可用余靖韓宗彥又舉才行遺逸會

遣使寬恤諸路民力乃以嶠使福建嶠詢訪利病條上
多見施行英宗即位改職方員外郎通判吉州遷屯田
都官郎中守汀州汀虔鹽寇剽劫至悉討平之汀有巡
檢與賊戰死部卒懼失主帥并誅遂謀為亂嶠諜知取
其首謀三人斬之餘悉奏免所活數百人遷司封郎中
改太常寺卿卒與兄峻並贈金紫光祿大夫莆人稱白
社二金紫子伯騫仲宇叔完宙

縣令方先生仲宇

方仲宇嶠之子治平四年進士少穎悟日誦數千言年十二從胡安定學諸生嘗千餘人較藝屢居上列官終知南安縣

方立之先生審權

方審權字立之嶠之玄孫曾祖宙舉進士除司農丞章惇蔡確蔡京交薦將處以臺閣宙恥之力請外補父銓以詩名有真窖翁集審權少從伯父鎬宦遊江湖所至交其豪傑及歸慨然罷舉業先世積書甚富環所居田

若干畝曰吾耕讀于此了一生矣與王邁方蒙仲劉克莊友善平生志業率於詩發之有聽蛙集

方伯謨先生士繇

方士繇字伯謨莆田人會之曾孫也父豐之工詩士繇少孤依母家邵武呂氏已而徙崇安從文公遊遂棄去舉業直以學古為事薰陶涵養日進高明不數年遂稱高弟六經皆通尤長於易聰明絕人而持之以謙厚利祿貨產絕不介意其氣貌簡遠涉世若甚疎者至講明

治道援古斷今瞭然明白紹熙間文公之門人有至行
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士繇在遠聞之曰異時必學者
禍未幾學禁果作矣又嘗勸文公少著書以文公教人
讀集註為未然其憂深思遠多類此云所著有遠菴詩
集子龜父一作丕父見黃勉齋學派蒲陽文獻考亭
按文公與伯謨書問最多其跋伯謨家藏胡文定
公帖在乾道八年壬辰時朱子四十三應是早歲
及門者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海濱四先生學派

海濱四先生者忠文陳公襄助教周公希孟祭酒鄭公宏中教授陳公季慈同時倡學於閩者也閩自唐歐陽四門開人文之先海濱四先生繼之先哲嘗述宋初安定徂徠泰山三先生倡學於周程未起之先

功不可忘若四先生在閩倡學於楊羅李朱未起之日功亦豈可沒哉按楊文靖公撰浦城學記曰國家慶厯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為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材為務又朱子曾言安定胡氏規模雖稍疏然却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

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為王氏所壞亦是氣數使然觀此則古靈與孫胡諸先生同時羽翼明道而先哲共以儒宗追許之也又按蔣氏垣叙閩學源流曰四先生倡明道學德動朝廷遂召陳季慈為國子直講厥後道南勃興劉修撰藻林文昭之奇黃勉齋幹諸公繼之儒道盛行故呂東萊詩云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窓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朱子見當

時諸儒輩出大書海濱鄒魯四大字扁於西關譙樓
則海濱四先生實操道化之始以丕變舊俗云今備
列伊洛諸學派而繼之以宋初海濱四先生者蓋溯
閩學興廢所自其漸有因尚論啟迪開倡之功其淵
源豈可誣哉再按陳氏襄劉氏彝陳氏祥道兄弟闡
述經說至今言禮者因之所謂代用其書垂諸國胄
者也後之欲擬議陳請經師進於俎豆者似當倣古
者樂祖祭於瞽宗之義歟謹述以俟採擇乾隆庚午

九月十四日書

忠文陳古靈先生襄

陳先生襄字述古侯官人少孤自立出遊鄉校與鄭穆周希孟陳烈為友一時學者沉溺彫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迂濶之而莫之講先生與三人者始相與倡之海濱聞者始皆驚笑四人者不為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家達於州閭久之信從者衆由是閩中士人宗之稱為海濱四先生先生舉慶厯二年進士調簿浦城攝

令事縣多世族以請托脅持為常先生欲革其俗每聽訟召數黠吏前立私謁者不得發老奸縮手慶厯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先生以經術德義為一時儒宗孜孜以教育人材為務遂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先生為入學講說不數士風翕然知河陽縣留意教化時富弼為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至和二年富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召試秘閣校理判祠部出知常州濬導蘇常二州積水之患民害以除郡庠下窄公更為經

始晨入其中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興學造士請
顧臨秘校主教事毘陵學者盛於二浙將行閱公帑雜
收無名錢輸償無力官逋入為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
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
坐出知明州熙寧元年還鄉省松楸是冬被召二年夏
到闕遷尚書刑部郎中同脩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
上殿劄子進誠明說上學校貢舉劄子又論青苗法不
便乞貶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

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召試知制誥先生以言不行
辭乞補外上惜其去留修起居注復懇辭諭以手詔乃
就職安石累擠之上不許踰年擢知制誥尋直學士院
益為安石所忌摘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入為
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元豐
三年卒年六十四贈少師諡忠文家居古靈時稱古靈
先生先生蒞官所至務興學校講求民生利病在經筵
上顧遇甚厚訪以人才舉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可備心

膺不宜久外鄭俠愚直敢言願乞生還又薦范純仁程
顥張載蘇軾蘇轍等三十三人上不能盡用葉氏祖洽
撰行狀門人孫覺撰墓誌劉氏彛撰先生祠堂記略曰
先生於學志在考古以治其性為本事君以建其忠為
業始與里人陳烈周希孟鄭穆友善同志於道比仕則
彛也又以經術政事更相磨琢而銳於經綸天下大務
尤能受盡言樂聞已過喜於為善而夙夜弗忘者詩與
易也故其鈎考皆得姬孔幾微之蘊傳注所至弗迨其

藩籬矣度量淵廣長於包荒樂於教民其職精於治體
其政先於變俗其仁勤於濟衆其交貴於謙光故其出
入中外裕裕然弗以進退榮辱動其心焉每日惟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吾徒之事也其講求賢才以永基祚
莫若興起學校教之經術用其德行之為要云故常州
之學人材輩出世以其功比安定胡公焉其記文元祐
八年延平陳了翁先生瓘為之書刊于碑石云所著易
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郊廟奉祀禮文三十卷古靈

集二十五卷孫宇累官知州曾孫塏官終端明殿學士

謚清毅皆有聞於時

宋史 閩書
陳古靈先生集

與陸學士說

天下士儒惟言泉福建興化諸郡為盛其間中高第歷顯官福吾天子之民者為不少然而守是土者奉天子詔令外興學養士無如此急也泉之學興久矣養士之資與器莫不備具但未有能舉之者執事之去是邦士儒之望固如何宜舉之也然興學之本要在得士得士

之要在於擇守長守長賢則上下服上下服則舉所有之士莫不備至矣某嘗聞州之進士有蔡黃庭楊舒辛維莊覃王實李翼者皆善講說而黃庭維覃尤有行檢黃庭通三傳不善臨幹學事但可講授耳舒有老學然困於貧窮時不能固陳從古蓋長者若崔虞臣郭堪陳說者皆有材行文學可使為之長而堪通講郡經呂鑑許蕃柯適柯述柯迪皆雋邁有詞學蕃作事近古有節槩適述迪皆有志於古而勇於道一學之中若盡得此

十數人者同居而和相厲以道而執事政有餘閒之時
不憚煩勞日往臨之俾有宗主有賢行者尊寵之有才
美者長育之有不能招來者以身下之有貧窮難安者
以資養之有不能長者以禮退之有不能羣者以義導
之有過缺未至者以道厲之有不率教者以法移之如
此行之數月則舉郡之士皆必興於學矣賢人事業未
必不由此而光大也某之所聞蓋得於士大夫間未必
盡詳抑猶有不知者尚在執事求而擇之也士患有其

道而無其位與其地耳既有其道又得其位與地然而
不為之者真可惜也伏惟執事留意焉

與福州蔡學士書

某聞有道之士不假言辭而後通非有道之士言辭雖
亟通而其志愈辱而窮長樂小人父母之邦也太守長
民也治其土以保安先人之墳墓而已又為之氓詩曰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假使至者絕庸常人苟不一候其
起居通其言辭尚為廢禮矧遇執事禮宜如何今反籍

口默默無一字以通左右豈無說焉竊念古人之相待
苟其心相通其道相同雖去之千百年立言行事和合
如一況生而同俗學而同道仕而同時哉則其所相待
者宜愈昵也夫道者所以冒天下而非私於一身先進
之於人與已同道雖往者呼之不與已同道雖來者拒
之固不必言而後通不言而後以為不同也至於後進
亦然與已同道則合而不求不與已同道雖求而不合
亦不必言而後從不言而後為不恭也小人之待執事

持此說焉二者又自患乎已之道未有所立非進取之時言之無益茲固弗言皆所以懈執事也方欲引退林壑求其二三友生終始力學以成志其庶幾得朝夕繼見執事為之師資可進而後進焉今茲尚縻於官不得即去言念君子憂心不遑歲晏伏惟起居萬福謹先奉書以聞左右伏冀憐察

常州請顧臨秘校主學書

其竊以東南之學廢而不振也已久安定先生之去吳

興蓋十餘年天下學者之興較之當時固已寢盛而東南之士又常倍之然而魁竒特起之才禮樂愷悌之風反不如吳興昔時之盛何也豈非庠序之教所由廢興也歟某之不肖領郡于茲雖不敢以斯道為己任然常患近世之士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辭章者為能守經行者為迂濶而士之榮辱亦從而應之以是天下之士習非舍是固已塗瞶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某自蒞

事以來惟日汲汲以興學養士為先務以明經篤行為
首選其心如是直將以待夫有志之士焉耳彼州人之
子弟與夫四方之學者輕千里而至其亦有望於茲也
雖然德薄任重知不足以獨當其責思得先生老成之
士為之表率而未能也伏惟足下才足以宰制於人義
足以矯厲於時其所為文又有以驚動時人之耳目今
將表一學之生徒而教之以德行道藝之術所宜無讓
也謹遣諸生躬詣門下以請

答周公闢書

其前月領書及將公儀詩序其文與韓退之相比甚善
甚善續承教命予字曰述古者使之慎取堯舜周孔之
作而侈大之甚非余敢當也抑嘗聞字者朋友之職大
體有激勸則不敢有辭讓云比辱書勸諭諄誨以古聖
人經籍大旨為之依歸又見吾黨於平生交遊中所補
者大近予亦以閒燕之隙觀詩及書以稱道堯舜文武
之德而慎簡之自餘三禮書紀綱文章易春秋天人之

說猶所未至蓋力不足故也予觀唐室若子厚輩皆有
名於當時至於韓文公未始以一言稱譽其道者豈非
駁而不純者乎自秦漢以來去聖日遠聃周楊墨釋子
之說衣被天下故後之習孔子者多聞見則易慎擇之
則難自予來居西山窮且病吾道無一相往來獨泯然
與浮屠居幸望其少過蓋亦難矣足下近以予不助二
教者心誠有之亦嘗患今之人不若古故予未易言之
前日豫章公來此篤信他道予亦以言排之自時復有

書相往來俱以理勝且未嘗屈己之道以從彼之欲此足下知予心所處者如何耳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此之謂也雖然亦豈謂登泰山之高不測東海之深哉大抵知名教有歸耳昔人有言曰摧枯朽者易為力拔深根者難為功自唐韓退之擯二氏當時蓋六百年有餘矣迨今歷世寢遠枝葉延蔓後復有為退之者雖持獨智豈易為力哉知季甫比日於吾儒有功鄭第晦居茵

山抑有遠志冀足下慎而折衷之天其意者將以有為也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在二三故人勉旃足下比眼疾安否盛夏炎燠善自愛某無力書不能多云

天台縣孔子廟記

皇祐元年

孔子聖人之大備者也使得百里之國以為政於天下雖堯舜不可及已為天子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其天下為諸侯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其國則必期月而為東周矣惜乎天民之不遇命也自唐以來天下郡縣始

立孔子廟追尊王爵春秋釋奠天子以下皆執弟子禮
世以為專用孔子之道如是豈其然耶生而有盛德於
民死以祭禮報之如曰專用其道則未也天下之文弊
久矣自周至於今宜黜浮偽尚忠厚百物或有失職者
宜正名王澤或有壅滯者宜任大臣遠近官政或有冗
濫者宜能官人賢者以政不賢者以祿教或有未至者
宜興學校隆師儒禮或有未脩者宜教民冠昏喪祭樂
或有未作者宜考五聲十二律放鄭衛豪傑或有未出

者宜拔賢才舉逸民鰥寡孤獨或有未養者宜弛力舍禁授田以制取財以節民之蠹或有未去者宜黜佛老戎狄之患或有未備者宜足兵孔子之道用必先於此數者夫能立廟以守其祭祀尚無得禮者而況於用乎天台縣有孔子廟不脩縣令石牧之始至歲十月相縣之城南隅大作新廟屋總六十有二楹先樹正殿塑孔子南向左右十哲曾子自餘弟子六十有一人與諸儒傳經者二十有一人皆圖諸壁間皆以其所追爵等降

如周之服冕圭璧惟孟軻荀卿楊雄韓愈氏服儒服焉
中樹講堂圖古之儒服禮樂之器於其兩壁後又設學
舍生師講習咸有位序祭器在西房庖厨在東房周迴
門廊環以墻宇又考古器作簋豆簠簋樽壺俎爵之屬
十二月廟成明年春秋釋奠入而行禮生徒與事品物
如制像圖尊嚴籩俎新嘉神明燕喜人物觀化先茲邑
民不識儒學又故廟湫隘與民雜居侮慢不尊至是耳
目間覺始有學者嗟乎石君可謂有志矣區區小邑而

能為孔子立廟制度以禮春秋以時祀之俾民不忘是已無愧於心如其欲用孔子則天也非力之所能及也天其不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則其已矣乎如欲以斯道覺斯民也石君之志其必有遇矣

備考

忠肅陳氏瑩中詩曰迺翁德望如邱山北斗以南誰可班熙寧天子自拔擢報君常以人所難忠誠皎皎落諫疏史臣編綴不敢刪當年十語九十用真譽聞隨公議

還三十三公半台輔經筵薦墨猶未乾雖然年位俱不
極却得千載聲名完薦賢之家門必大來者繩繩知可
觀

右司諫陳氏公輔跋云公輔為兒童時聞陳密學先生
名今四十年始遇其長嗣中散來官臨海得公遺文而
觀焉方熙寧間新法用事大臣以權利籠取天下士而
一時沽榮希進之徒爭相傾附公獨忠憤激發忘身許
國與君實獻可諸公出力排之公有青苗疏論尤詳知

此法一行騷動天下胎禍之端自此始使當時從其言
豈復有今日事哉建炎二年九月

縣令黃仲實先生頴

黃頴字仲實莆田人嘗從陳襄學於毘陵質疑於孫莘
老為襄莘老所愛重元祐間舉經明行修不就時天下
弗就舉者二人而頴其一適莘老為中丞因哲宗問及
條其學行以對詔降祀笏即家起之更三期母促之行
始調清溪尉歷知長泰縣劍浦薄郡守方全道以改官

薦力辭請畀同列知長泰縣晨興治事日中與諸生講
肄有職田穀三百餘石悉與耕民尋權龍溪尉卒二縣
士民齋賻金帛其子公坦一無所受公坦舉進士官終

通直郎

莆田邑志
閩書

少師傅元通先生楫

傅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勵從孫覺陳襄學襄女妻
之治平四年登進士調楊州司戶參軍楊守遇僚屬厲
甚楫遇事未嘗希守意至捕其從者寘法守內不能平

欲以煩劇困之檄攝天長令發摘隱伏姦猾屏跡轉福
清丞帥曾鞏知其人與鈞禮歷大谷令則鞏弟布為帥
曰是吾兄所重者卒部使交薦改知龍泉孫覺為御史
中丞語之曰君盍少留朝廷且用君楫曰仕官所樂居
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遂去不
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
銓曹楫嘗受知曾鞏及是布方執政薦為太常博士徽
宗為端王就學資善堂升楫記室參軍進侍講翊善時

官僚多與中人泣事者狎楫獨穆然不可親一府嚴憚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楫以贖行免官徽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監司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為之用楫持正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布大失望徽宗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歸則削稿雖至親莫得而聞他日李清臣勸徽宗清心省事徽宗曰近臣中惟傳楫嘗道此然後

人始知其所以啟迪君心者切至如此在朝歲餘見時事浸異竊嘆曰禍始此乎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亳州卒年六十一徽宗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匹子諒友謙受義夫

仙遊志
關書

助教周公闢先生希孟

周先生希孟字公闢侯官人通五經尤邃於易知州劉夔曹穎叔蔡襄皆親至學舍質問經義部使相繼論薦詔賜粟帛授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充本州學教

授三表力辭不許卒門人曾伉等七百人相與塑像祀之於五福寺所著有易義詩義春秋義雜文等書

閱書通

志三
山舊志

侍郎劉道元先生夔

劉夔字道元宗安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累遷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會李昭改製大樂鐘磬夔奏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獻妄說以要進者請一切罷之帝善其言歷三司

戶部判官直史館知陝西改太常少卿知廣州所至有
廉名桂陽盜起變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漳
州兼湖南安撫使初至遣人諭降不從乃舉兵擊敗之
境內獲安河北大水民流為盜詔諭京東守備進變給
事中樞密直學士以往至即發廩賑饑全活甚衆盜賊
哀息上賜書褒諭大臣議欲復河故道變極言不可遂
罷遷工部侍郎知福州嘗親至周希孟學舍質問經義
以戶部侍郎致仕歸武夷山嘗遇隱者得養生術蔬食

獨居退居一閣家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強明如
少壯時不治財產所收私田餘穀以賑鄉里貧人英宗
即位改吏部侍郎前數日自作遺表卒年八十三富文
定公弼稱其天賦絕識孫公沔稱其進為卿相退為神
仙范文正公仲淹稱其高風孤躅賀監以後一人其見
重於名流如此

閔書 閔學源
流 宏簡錄

祭酒鄭閔中先生穆

鄭先生穆字閔中侯官人好學深造心仁氣正勇於為

義進退容止動依禮經門人從學以千數四冠鄉書遂
登皇祐五年進士第主簿壽安召為國子監直講積官
太常博士乞納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從之改集賢較
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為岐王侍講嘉王出
閣改諸王侍講府僚闕員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
鄭穆德行乃宜左右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
非公事未嘗及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岐嘉二王咸敬禮
焉元豐三年加朝散大夫出知越州奏免鑑湖連年水

溢民逋官租萬緡元祐初除直集賢院拜國子祭酒每
諸生請益無間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諸
生皆尊事其經術服其教訓俄兼荆揚二府侍講揚徐
二府翊善拜給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
酒六年請老提舉洞霄宮公卿大夫各為詩贈行空學
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瓘

事推官

閩書
宏簡錄

州牧余景名先生祖塤

余祖奭字景召莆田人初名祖禹唐校書鎬之後未冠
補太學生為學官鄭穆范祖禹及同舍生胡安國宗澤
所器愛登元符三年進士通判建州鄉人林學淵母老
遠倅邠慨然請易之自邠移蘭會地大震公私廬舍陷
折祖奭若有神護置隙地者迺亟拯傷殘活數百人瘞
死賑饑恩卹備至蘭人德之代還主管福建轉運司文
字屬葉懷叛挺身諭賊以功轉南恩州海寇卓全高沿
海焚掠祖奭內嚴控制外示間暇賊不敢犯召對指陳

時弊忤秦檜意引疾乞祠歸封文安縣開國男祖奭性
至孝居母喪廬墓父喪過時猶毀瘠甘露降於塋林者
兩月因名其墳菴曰甘露城子武弼武揚

蒲陽文獻
閩書

教授陳季慈先生烈

陳先生烈字季慈侯官人性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口
者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據禮文里中
賢父兄以訓子弟必舉先生言行示之冠婚喪祭請而
後行從學者常數百鄉薦試京師不遇遂絕意仕進仁

宗屢詔不起曰吾學未成也公卿郡守鄉老交章稱賢
嘉祐中以為本州教授歐陽修司馬光等言於朝右為
國子直講皆不就陳襄薦先生心仁氣剛才智篤越學
聖人之言而踐其實稽先王之法而適於時博通群經
尤明典禮文章淵源浩博肆筆而成求之今日鮮有倫
儼安貧力學積四十年著書數萬言未見其止累降召
命辭謝不至世以烈為潔身獨行之士非知烈者也烈
學師孔孟足興事業伏望陛下以禮特聘賜對清閑使

陳二帝三王之術六經四子之要當世之務必以上
稱尊賢重德之舉元祐初部使者復申薦之詔從其尚
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廩俸鄉里

遺問絲毫無所納卒年七十六

宋史
閩書

三山劉氏家世學派

馬恭敏撰鳳岡劉氏諸賢祠記曰劉氏諸賢祠祀宋
名儒劉公彝康夫藻砥礪五先生尚遺其三初議或
未之考耶馥按三賢者樂昌令嘉譽迪功郎世南并

子玠也再按閩書劉氏之初其先泉人後徙居閩至若虛先生舉進士仕至尚書屯田員外郎知邵武軍有進退大節通五經大要又欲措之脩身治官之用不為空言宜其家學樸茂代有聞人也夫當洛學未開之先曩從胡安定學康夫從周希孟學皆能傳述經旨根柢道德彬彬乎魯一變之風迨秘閣修撰藻樂昌令嘉譽從羅李通傳中州派的至孫曾等又出紫陽拙齋勉齋諸公之門信乎家多異才也夫山川

炳靈代不世有况乎萃一門之英潛心大業是淑於
家連者淵源有自稟之師訓者啟迪尤深也再按閩
書劉氏彝康夫藻三先生屬閩縣劉氏嘉譽世南砥
礪子玠五先生屬長樂似分派兩支但恭敏祠記稱
諸賢並生一門而巡撫龐惺菴與監察雙江曾豎華
表題曰一門道學觀此則諸先生雖分兩派而皆係
一族無疑况恭敏屬三山舊獻其撰述似不至差訛
故今仍舊記列為家學云

尚書郎劉叔揚先生若虛

劉若虛字叔揚其先泉人徙居閩縣父甫仕錢吳越鄉
間稱廉孝若虛舉咸平五年進士以大理評事知永嘉
縣還上所為文章真宗召試就遷寺丞知溫泉縣移通
判保定軍再遷太常博士通判洪州改尚書屯田員外
郎知邵武軍卒蔡襄銘其墓若虛嚴明有大略通五經
大旨摘其旨義以為脩身治官之用不苟為利祿學丁
謂為宰相私天下士士必歸我乃得進聞若虛名欲屈

見之若虛辭不往居家事親親有疾不食酒肉居親側雖大暑中夕必嚴衣冠其莅官敏於決疑靜於臨劇初若不更意慮及施下皆當理要守法不貸而民不敢怨

子奕异孫康夫姪彛

閩書

通判劉象伯先生奕

劉奕字象伯天聖八年進士歷知滎陽縣慶厯間用兵韓魏公為經略使辟奕鳳翔府判官兵民事劇多倚辦集時連年兵敗民窮奕上書朝廷言兵所以敗民所以

窮之狀格不報歷通判漳州潤州漳浦縣有虔民四百
餘人入縣買官所賣鹽令捕之民因鬪拒令遂鞠其私
販窮治之其法應死囚久繫瘦殍相屬奕為察其非私
販而出其不鬪拒者坐法數十人而已卒於潤州歛無
新衣囊無餘貲民集錢二百千以贖奕妻辭卻之奕於
文章要以道理為的不苟為聲律其論性情推明孔子
之法力教於人開曉其路從之學者咸以吾道自處

閩書

評事劉成伯先生昇

劉昇字成伯隱居不仕鄉人號曰隱君後以州郡薦強起授將仕郎大理評事

按選舉志載天聖八年進士閩書

教授劉公南先生康夫

劉康夫字公南幼聰敏不嬉玩名奇童父喪卒潤州僚佐憐而厚賻之康夫尚幼謂母曰勿污吾父却不受服除就府學庠周先生希孟門人數百而康夫獨見推重其居家嚴憚遇親族有恩故鄉人師其孝悌仁愛而康夫亦以敦厚風俗崇獎名教為已任主鄉校者三十餘

載從游千餘人部刺史張伯玉元絳程師孟皆優禮之
治平中舉孝廉本道以康夫應詔坐後時罷熙寧中廣
東人乞請主番禺學朝廷下其事索所為文進志述二
十七篇竟以未仕不合格止異日大臣有言於天子曰
劉康夫天下士惜其幾老不得用將有特詔事遂成寢
復主溫陵學士之精敏勤勵者必見推許而荒慢怠游
者必見斥罰其引經質問雖終日不倦泉人蔡彰錄其
溫陵教授之功以傳諸人初康夫不為詞賦莆陽蔡公

襄勉使為之一試而魁中由是屢薦至元祐中以特奏
名舉前未唱名二日卒鄭俠表其墓謂康夫性純孝居
喪盡禮蓋年未弱冠而所以慎終大事者成人有所不
逮蓋其事親事長與夫恤窮撫稚訓養豪雋成就才哲
發於誠心施於行事無不可以勒金石感鬼神為文下
筆千百言若不繇思慮而羽翼詩書根柢仁義雖素構
無以過之所著有經訓若干卷雜文及古律詩若干卷
其在熙寧苗役之役康夫嘗狀其事為之圖籍以獻竟

不報又嘗擬乙丑廷策其略云去冬今春積陰常寒陽氣不達恐有以臣議君以子改父者乃致斯譴因具言更張所宜而未嘗示人既亡而遺藁在笥見者始知公之憂其君與民為何如門人諷誦緒餘遵承規矚皆可以致主安民垂之文字而示後之學者云

閩書 省志
鄭俠西塘

文集撰
墓表

徵士劉孟潛先生渙

劉渙字孟潛太子洗馬仲甫之孫隱釣北溪之上歌詩

自娛元祐中鄉人千餘薦之郡守許懋乞應逸民之詔

懋聞于朝渙力辭不就子達夫

閩書

教授劉宣子先生達夫

劉達夫字宣子元豐中入太學以父渙年老歲一歸省父卒遂無仕進意隱居北山數十年崇寧中舉遺逸有司以應詔授松江簿擢溫陵教授有薦于朝者召見將仕以中都官辭曰非志也遷越州教授卒

按選舉志載政和二年進

士
閩書

修撰劉先生藻

劉藻懷安縣人按馬氏森撰鳳岡劉氏諸賢祠碑記云
秘閣修撰藻從羅豫章學以孝聞於朝賜粟帛并名其
里為錫類著禮書易解

按閩書福州英舊傳遍考未得此公名字只韋布
傳云劉藻字昭信閩縣人與王普任文薦同以禮
學稱朱子所謂三山前輩有明禮者此三人是也
其傳中改易數語見朱子語類乃與朱子答問之
說但閩書劉藻入韋布閩縣人乃未入官者今考
馬氏鳳岡劉氏碑記有劉藻者係秘閣修撰似登
仕籍而非韋布矣惟著禮書易解二書似相近又
考閩書英舊選舉目錄內懷安故縣紹興五年乙

卯有劉藻係劉偁姪是懷安與閩縣不相符但馬氏碑記中言懷安故縣即諸劉故里似即此劉氏耳再考新福州府志選舉內亦是紹興五年乙卯附王普傳屬懷安縣人竊疑劉公藻或以朱子表章禮學後人立傳只載朱子問答往復之語而他細事或不致詳亦未可知然據馬恭敏稱為羅豫章門徒又以孝德著聞於朝以名其里官至秘閣修撰則當時乃表著人物相去數百載名公鉅儒採志乘者豈有不詳考立傳似不宜有闕漏也今將馬氏祠記附諸劉之後待考并撮其語為傳再按黃氏海道南統緒辨正諸人出處之訛謂紹興之進士禮部員外郎劉藻訛為布衣意即其人但其歷官與馬恭敏祠記未符待考證之

縣令劉德稱先生嘉譽

劉嘉譽字德稱一名岡長樂人官至樂昌尉嘗受業李延平子世南孫砥礪

司理劉景虞先生世南

劉世南字景虞受業林之奇與呂祖謙相友善秉禮蹈義鄉邦敬仰官至吉州司理參軍

劉履之先生砥

劉砥字履之別號存菴六歲時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憤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綴詞賦與其弟礪舉

乾道二年童子科嘗讀錫老詩嘆曰此不足習乃治舉
子業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書讀之偕弟
礪往受業於朱文公文公授之先天太極圖傳充然有
得文公晚收禮書砥預編次以時方攻道學益無復仕
進意年四十五卒為文醇雅宏博詩不加琢而能達其
意著論語解孟子解王朝禮編弟礪

劉用之先生礪

劉礪字用之別號在軒幼穎悟孝弟與黃勉齋最善朱

子答陳才卿書曰禮書得直卿用之漸可整頓又曰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偽學禁興志尚愈篤蔡西山竄道州礪兄弟饋贐特厚子子玠

劉君錫先生子玠

劉子玠字君錫礪子從黃勉齋學非名士不交非義理之書不存平居退讓若無有及其見義必為不類流俗

則尤人所難者

以上閩書
參三山郡志

備考

明馬氏森鳳岡劉氏諸賢祠碑記曰劉氏諸賢祠祀宋名儒劉公彝康夫藻砥礪五先生也永樂間當路肇建於懷安邑鄉之八都豈以近里居而追崇表章樹之風聲哉初扁名賢祠督學潘樸溪公改名諸賢祠宋陽山公二山公龍灣公僉議著之祀典每春秋次丁委官致祭蓋自萬歷二年始也夫聖賢之生弗偶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唐虞三代氣運隆升應期而出至孔子時降世異故不得位而但與三千之徒大明

其道以詔後世孟子沒而學絕周濂溪崛起得不傳之緒於遺經以授二程吾閩楊龜山載道而南其一脉所宗者羅豫章李延平視當時諸賢較著朱晦翁則集諸儒之大成濂洛關閩並稱天下萬世宗之固鄒魯乎濱海者也楊羅李朱皆延建產也其在福則有劉氏諸賢銀青光祿大夫彝從胡安定學居官多治績召對以正學啟沃著七經中義百七十卷明善集居易集各三十卷水經四卷及註禮記大全奉議郎康夫從周希孟學

著志述二十七卷秘閣修撰藻從羅豫章學以孝聞於
朝賜粟帛并名其里為錫類著禮書易解樂昌令嘉譽
從李延平學迪功郎世南從林拙齋學與呂東萊相友
善父子潛心問學蹈義秉禮為鄉邦敬仰砥礪中神童
科從朱晦菴學嘉其篤志授先天太極圖傳嘗言履之
兄弟可與進德以時禁偽學弗仕著王朝禮論語孟子
解子玠從黃勉齋學克承父志是皆賢人也而並生於
一門世豈有盛於此哉是宜祠而祀之然所祀止五賢

尚遺其三初議或未之考耶程叔子謂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之是可見澤在當時終不若繼往開來為扶世功大也若劉氏諸賢究其所學皆足以羽翼夫道統則固不可謂之非真儒也是故既崇之學宮列之道南書院又專祠特舉秩文祀典如此其詳悉有以哉今撫龐惺菴公因前監察臺雙江公曾監華表題曰一門道學既兵火復申題之屬予為之記云

明蔣氏以忠龍峰巖記略曰長樂之北有龍峰去縣治
十里許里先輩劉砥者與其弟礪當宋乾道間嘗築室
讀書其上屬晦翁朱子南遊至邑二公從講學留斯巖
最久又翁在巖時曾作讀書處三大字勒於巖今隱隱
滅無乃鄭司寇環浦復補書之余為琢石刻諸門內以
見朱子之所留而又以明此山非黃冠緇流之所得而
有也是為記

光祿劉執中先生彞學派

按宋初三山劉執中與陳古靈周希孟諸先生皆以經學為邑人倡其時周程尚隱濂洛三山前輩之學以經鳴者皆淵源于四先生及先生云

光祿劉執中先生彞

劉彞字執中閩縣人若虛從子從胡安定學安定謂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先生力居多慶厯六年進士為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熙寧初為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

擇治水官除先生都水丞為兩浙轉運判官知虔州著
正俗方訓斥尚鬼之俗使易巫為醫加直史館知桂州
禁與交人互市交趾陷欽廉邕三州坐貶均州團練副
使安置隨州又除名為民編隸浯州徙襄州元祐初復
以都水丞召還病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先生故明胡瑗
學神宗熙寧三年召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
定胡瑗神宗曰某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先生曰胡瑗
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

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
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垂法後世者文也舉
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
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
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
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始自蘇湖
終于太學出于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
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神宗曰其門人

今在朝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於民者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所共知而嘆美之不足者也神宗悅所著有周禮中義十卷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洪範解六卷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又有明善集居易集水經注禮記大全等書

縣令鄒堯叟先生集

鄒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嘉祐中進士調淮陽軍司理
參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移福州閩
清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城令少有文名工詞賦壯
遊四方從中山劉先生彞為學浸灌六經貫穿百氏各
得其宗棐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貌溫
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初在淮陽卒有受杖
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決以其事付棐棐以為
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韙之其蒞官臨民

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雖當繁劇手未嘗廢書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造者遠矣龜山先生嘗曰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藉益甚元豐初家居始獲從先生游焉其卒也龜山為志其墓并為文祭之

三山王氏家世學派

按曾南豐氏序公文集略曰當先王之跡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

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辨達有所開闡非世之別集而已又按西麓周氏曰王深甫學於歐陽公與王介甫曾子固劉原甫游其文出歐陽體而尤純淡序事曲折不窮特壯偉不及也至於摘經傳語以為賦詞短而意深有味其言哉又南豐撰深甫之弟容季墓銘曰容季孝弟純篤尤刻意學問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章退而家居學者

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
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
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云馬氏貴與文獻
通考云候官三王之文蓋宗師歐陽公者也其大家
正氣當與曾蘇相上下故南豐折服其文而深悲其
早世然晁陳二家書錄並不收入四朝國史藝文志
僅有王深甫集纔十卷則止有曾序所言之半而子
直容季之文無傳焉亦不能知其卷帙之多少可惜

也今備錄諸考論著之於編

推官王深甫先生回

王回字深甫父平仕御史見閩書平卒葬潁州即家焉
回敦友孝行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舉嘉祐二年進
士為衛真簿有不合稱病自免久之在廷多薦者治平
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卒王氏安石
誌其墓曰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
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以小

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
世皆稱其學問文章治行然真知其人而多見謂迂濶
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甫也令深甫而有
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曾鞏序其文曰回當六
藝殘缺道術衰微之後奮然獨起因先王遺文以求其
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作為文詞反覆辨達有所開闡
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註推散缺不全之
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

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弟向同

書

主簿王子直先生向

弟同

王向字子直與回同舉進士仕縣主簿為文故有英氣而能力自蟠屈以就法度自其少時則已著數萬言馳騁上下偉麗可喜晚自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旨要大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未知其孰後先也同字容季孝弟純篤自少能為文章長於叙事所

為文出輒驚人其為人自重不馳騁銜鬻亦不孳孳取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擇義而動其磨礱灌養而不止者方未量其所至而皆不幸蚤卒向罔與兄回之文章皆宗歐陽脩正氣大家欲與曾蘇上下曾鞏序向之文誌罔之墓深推服而悲其蚤世

閔書

三山陳氏家世學派

按三山陳氏祥道以禮學名於元祐間而弟暘著樂

書在紹聖之代二書當時皆鈔錄進御纂緝禮制者
多折衷之所謂代用其書垂諸國胄者也朱子言三
山前輩明禮者三人王氏普劉氏藻任氏文薦而祐
之兄弟其嚆矢者矣再祐之先生從弟剛中以志節
著朱子時此公已載長樂志遺厥歷官謫死事後朱
子叩其鄉人表章之見朱子文集今考本傳已詳及
之矣茲錄其家學載於編

秘書陳祐之先生祥道

陳祥道字祐之閩清人治平四年進士嘗著禮書百五十卷近臣以聞哲宗詔尚書給筆札抄錄除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兼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祥道為禮書序曰先生之治以禮為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用有等其冠婚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即器觀理無非法象之所寓即文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知所以教守之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騁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難之節竒不得亂常衰不得害正此上下所以辨民志

所以定也晚周而下道散於異政法亡於殊俗君子不
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兩觀大路朱干玉磬天子
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繇
是先王之制浸以掃地天下學者亦失其傳故隨武子
不知穀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
知奠方魯不知尚羔衛不知立市則時之知禮者蓋亦
鮮矣漢興叔孫通之綿蕝徒規當時之近功法失於太
皐齊魯二生論禮樂必期百年後興言失於太皐賈誼

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沮於酺
敏傳咸極論于晉而諂于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棄於
一時繇漢以來千有餘載其間欲起禮法於上者非一
君欲成禮法于下者非一臣有是君而下不足副之則
禮法終不明有是臣而上不能任之則禮事終不行此
龐政薄俗所以繼作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見也今上有
願治隆禮之君下有博古明禮之臣都兪賡歌于廟堂
突與之間四方萬里涵泳德化制作之盛在此時矣臣

嘗考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凡寓於刑名
度數者必辨其志凡藏於道德仁義者必發其蘊發憤
二十年著成禮書總一百五十卷其於歷代諸儒之論
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所失或補所闕庶幾古人之髣
髴可以類推藏諸巾衍非敢以施當代豈謂伏蒙太皇
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曲加采聽特給筆札俾寫上進臣
自惟淺陋不足備甄錄姑用塞明詔又有論語句解與
禮書並行於世弟暘姪剛中登第

閔書

侍郎陳晉之先生暘

陳暘字晉之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
迂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所著有
樂書二百卷禮部侍郎趙挺之言其貫穿明備乞援其
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筆札書成為序上之其文曰臣
聞先天下而治者在禮樂後天下而治者在刑政三代
而上以禮樂勝刑政而民德厚三代而下以刑政勝禮
樂而民風偷恭惟神宗皇帝超然遠覽獨觀昭曠之道

本之為禮樂末之為刑政凡所以綱維治具者靡不交
修畢振典章文物一何煥然臣先兄祥道是時直經東
序慨然興思求以上副神考修禮正樂之意既就禮書
一百五十卷哲宗皇帝祇適先猷詔給筆札繕寫以進
有旨下議太常臣兄且喜且懼一日語臣禮樂治道急
務帝王極功比寵絡今昔逮及成書固亦已勤乃寤寐
在樂而情力不逮汝勉成之臣蒙先帝擢寘上庠陛下
陞之文館編修論次積年于茲著成樂書二百卷曲被

誤恩俾錄上進臣兄弟得以區區所聞補聖朝萬一制
作討論榮幸何如臣竊謂古樂之發中則和過則戾涵三
之道參和為冲氣五六之數一貫為中合故冲氣運而
三宮臣焉參兩合而五聲形焉參五合而八音生焉二
六合而十二律成焉數度雖有不同要之會歸中聲而
已過此則衛鄭哇淫而不合於古也樂之有宮也與其
有黃鍾也尊而無上者也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
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鍾清為君樂之蠹也夫事以時

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宮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既有宮矣又有變宮焉既有黃鍾矣又有黃鍾清焉是兩之也為是說者古無有也聖人弗論也漢唐諸儒之所傳會歟存之則傷教而害道削之則律正而聲和臣是敢辭而闕之也志在華國義在尊君庶幾不失仲尼放鄭聲惡亂雅之意也循其序君子以成焉明其義天下以寧焉樂之時用顧不大哉既上遷太

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叅詳禮樂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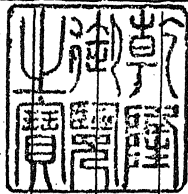
閩書

縣令陳彥柔先生剛中

陳剛中字彥柔建炎進士性慷慨有志事功官迪功郎
紹興初上書言民力凋瘵國用匱乏願罷冗食去虛文
以足邦用遷太府寺丞應詔上封事主議恢復忤秦檜
意胡銓以言貶韶州剛中作啟賀行有云屈膝請和知
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又云
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
尤憾之遂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差知安遠縣至縣適

有嶺冠來擾究心招撫感瘴而沒其妻子扶柩葬於杭
州龍井山風篁嶺之沙盆塢

新三山郡志
朱子文集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